



他是一个地道的宁波人，讲得一口石骨铁硬的宁波话。

两鬓花白，年近古稀，左腿微微有些不利索。

王应麟墓、张苍水故居、月湖庵、药皇殿、烟屿楼、青林渡、西鹭林庙、茂昌房……这些文物古迹的保护中，都留下过他奔走呼号的身影。

他叫王介堂，今年69岁。几十年来，他凭着一颗热爱家乡、守护传统文化的心，刻苦自学地方文献，一心关注宁波的文物遗迹。

他用一双苍老的手，竭力挽留住那些匆匆逝去的历史遗迹。

记者 陈也喆 / 文 记者 崔引 / 摄

王介堂 一方文脉的守望者

【青林古渡起死回生】

姚江上有一处古渡口，名叫青林渡。江面宽阔，碧波粼粼，两岸芳草萋萋，芦苇摇曳。

老底子宁波人都知道这个渡口，它是古代鄞县通往慈溪的交通要道，在《宝庆四明志》中就有记载。

它是宁波古代交通发展史的一个见证，是浙东大运河宁波段上的重要标志碑，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。

甬上先民，就是从七千年前的河姆渡，到城山渡，到大西坝、鹤浦渡、青林渡，一直到桃花渡、三江口，从内陆走向海洋，经历了岁月的喧嚣与繁华。

然而，2005年5月，江北区庄桥街道临近姚江段，筑湖江岸，安装石栏，计划在古渡口的外侧江面上再砌一道石砌，把原来渡口的条石全部挖去。

这个方案一旦实施，近千年的青林古渡将不复存在。

眼看着施工不断向青林古渡推进，王介堂心急如焚。

王介堂独自跑到施工指挥部找负责人理论，耐心地跟对方讲了古渡的历史和价值，可那位负责人似乎听不进去。

“噤难看的东西有啥用？我保证造好的东西一定比原来的好看。”一句话就把王介堂挡了回去。

王介堂知道自己说不动他，只好联系媒体。新闻见报后，引起了热心市民的关注。

冷清的青林渡，忽然变得热闹起来。赶往青林渡的热心市民络绎不绝。

强大的舆论压力下，施工方终于修改了方案，完整保留了古渡口。

古渡口终于免遭厄运，安然无恙，并被列为文保点加以保护。

【茂昌房绝处逢生】

“童姚马径张，银子好打墙”。这句宁波老话讲的是，早年慈东的姚氏、童氏家族与马径村张氏家族，是宁波帮的代表人物。

而马径村张氏的老房子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江北区庄桥街道马径村内的“茂昌房”。

这座宅子，曾是杭州名药号“张同泰药堂”传人的祖居。

老宅里，曾走出过篆刻名人张鲁庵，还住过宁波图书馆第一任馆长、民国女诗人、高僧张汝钊（本堂）。

然而，2014年底，王介堂听说这幢老房子即将被拆迁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如坐针毡。

古色古香的木门，晶莹剔透的琉璃窗，技艺精湛的砖雕，这样的老房子在宁波，已属凤毛麟角。

王介堂马上把消息告诉了杨古城，还联合了几位业余文保员，一起写联名信向市、区两级文保部门呼吁，要求予以原地保护。

同时，他还联系了省市媒体，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。

在他们的多方努力下，茂昌房终于保住了。

王介堂保护过的文化遗存还有很多。他曾为了去查看明代陆尚书的墓，而被工程车碾伤了左腿，导致粉碎性骨折，留下后遗症。

可是任何困难都没有阻挡他热爱家乡、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。

像王介堂先生这样的业余文保员，在宁波还有很多。正是因为他们，宁波的历史记忆才存留下来，一方文脉福泽后人。

【一块神秘的匾】

小时候，王介堂住在西门口的郎官巷。郎官巷的高深大院里，有不少老房子。

上小学的时候，王介堂常去同学陈承大的家里玩耍。每次经过他家的明代台口，总喜欢抬头看一块写着“郎官第”三个字的匾额。

少年王介堂不明白这块匾的来历，只知道匾额的底色是暗红的，上面的字是黑色的，左下角有一个“陈”字。

等到他成了年，依然无法忘记这块神秘的匾，便去请教时任天一阁副馆长的洪可尧。

这才明白，原来这块匾大有来头。匾的得名，与他同学陈承大的祖上——陈旷有关。

陈旷是明朝永乐年间（1403年~1423年）诰赠奉政大夫、刑部员外郎。这块“郎官第”的匾，就是授予他的。

王介堂还因此知晓了郎官巷的另一位“郎官”——张家的太公张家驥。

他是清代同治帝与光绪帝的侍讲，曾任福建学政。

张家大厅的正厅中间悬挂的“砥德砺才”匾额，红底金字，是慈禧太后亲书的。

这些发现，让王介堂对身边的老物件一下子来了兴致。

业余时间，他常常跟洪可尧先生一起，骑着脚踏车，按着《四明谈助》上的记载，探访每一个古迹。

【王应麟的碑文】

1994年，擅长书法的王介堂经人介绍，为新开放的宝庆寺撰写匾额与对联。

就这样，他机缘巧合地到了宝庆寺，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。

1996年11月，他在宝庆寺翻阅了光绪年间的《慈溪县志》。

上面记载，南宋三朝元老、《三字经》的作者王应麟是鄞县城厢（今宁波市区）人，曾为宝庆寺撰有一篇《宝庆讲寺记》的碑文。

王介堂不禁对这位甬上先贤肃然起敬。

他翻阅《宁波市志》，关于王应麟的生平只有寥寥数字，只提到《三字经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。

当他推算出1996年正好是王应麟逝世700周年时，一个大胆的念头冒了出来：宁波人该忘不了这位先贤，必须开个纪念会缅怀这位无与伦比的学者。

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当时宁波文化研究会的学者王重光先生，王重光听了十分激动，非常支持举办这个纪念会。

宝庆寺是王应麟写有碑文的地方，他们便决定，纪念会就在宝庆寺召开。

王介堂先写了一篇《青林古渡觅宋寺》的文章，其中就着重提到了王应麟。

过了些时日，他与王重光去会场考察时，意外结识了时任台湾会馆的馆长倪烈然先生。

倪先生也是个热心人，听说他们要自发

给王应麟办纪念会，觉得这件事非常有意义。当下承诺把这次纪念会的预备会议放在台湾会馆召开。

1996年12月7日，一次纯民间的王应麟纪念大会在宝庆寺的明堂召开。170多位文化学者聚集一堂，绘画、撰联、赋诗，讲述自己心中的王应麟。

主席台用僧人念经的长桌拼成，座位是跪拜用的拜佛凳。王重光先生由于过度劳累，咳嗽不止，由杨古城

先生主持了这次会议。

后来，王应麟在鄞县同吞龙舌山的墓地也找到了，经过多方努力，这块墓地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。

再后来，王应麟故居所在的海曙区念书巷，立起了“宋硕儒王应麟故里”的石碑，镇明路上也立起了他的雕像。

而这背后，是王介堂与几位文保老人默默的付出。



【月湖庵安然无恙】

1999年下半年，月湖景区建设工程启动，月湖庵被列入拆除名单。

几乎所有的文保人士都在联名呼吁，《人民日报》连续两次报道，大家都在努力着，关注着。

那个时候，还没有退休的王介堂，每天都要骑车到月湖庵门前看一下，确认没有开始拆除，那颗悬着的心才稍稍安稳。

2000年，原在月湖庵的宁波佛教老年休养院，搬迁到城西的清道寺。

月湖庵腾空了，大门紧闭。王介堂每日提心吊胆，生怕月湖庵有什么闪失，去那里更勤了。

那年的4月20日，王介堂发现有几个人关着大门，在月湖庵里面做羹饭、搞祭祀，他不由心生狐疑，进门问个究竟。

一问，才知道拆房队来了。指挥部让他们关起门来，拆得越快越好。

拆房队打听到这里原来是寺院，心头犯怵，就先做羹饭，祈祷不要出事。

王介堂告诉他们，这里是文物保护单位，在海外也有一定影响，不可以拆除。

拆房队的人很无奈：“我们只能听指挥部的。”

拆房的速度很快，一天下来，月湖庵已经变得面目全非。王介堂与几个文保员在现场，束手无策，欲哭无泪。

第二天一早，王介堂又赶到现

场，此时月湖庵正殿上的瓦片已被揭得差不多了，阳光从椽子缝隙里照射到梁上枋，木刻墨书大字清晰地露了出来：

“同治乙酉年……”

王介堂急得马上去天一阁，找洪可尧想办法。不巧的是，洪先生正在外地开会。

正在无计可施，忽然他看到洪先生座位旁贴着一张电话号码，上面有时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全国文物专家毛昭晰先生的电话。

王介堂没有见过毛先生，但听说毛老是个保护文物的热心人。

想到这里，王介堂不顾一切地拨通了他的电话。

王介堂后来才知道，自己当时所拨的是毛昭晰家里的电话，那天下午他正要坐飞机去北京开会，所以提前回家收拾东西，刚踏进家门口，王介堂的电话就打来了，如果晚打一个小时，他就已经在飞机上了。

毛昭晰听完王介堂的陈述后，有些生气，他说自己一星期前刚来过宁波，有关部门承诺不拆月湖庵，谁知转身就变卦了。

毛先生指示王介堂继续守住现场，尽可能拖住他们，减缓拆房速度，并答应直接联系市领导。

临近中午时分，毛先生打来电话，说他已经跟市长通过电话，委派副市长督促有关部门办理此事。

月湖庵就这么保住了。